

(美) 玛莎·霍尔·凯莉 著

高心悦 译

失去名字的女孩



Lilac Girls
Martha Hall Kelly

失去名字的女孩

〔美〕玛莎·霍尔·凯莉 著

高心悦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失去名字的女孩 / (美) 玛莎·霍尔·凯莉著; 高心悦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9.4

书名原文: Lilac Girls

ISBN 978-7-5411-5045-6

I. ①失… II. ①玛… ②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0633 号

Lilac Girls

Copyright © 2016 by Martha Hall Kell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llantine Books,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9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 图进字 21-2018-265

SHIQU MINGZI DE NÜHAI

失去名字的女孩

[美] 玛莎·霍尔·凯莉 著 高心悦 译

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
责任编辑 李淡宁 刘芳念
责任校对 汪 平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6mm × 210mm 开 本 32 开
印 张 15 字 数 380 千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5045-6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069336

〔美〕玛莎·霍尔·凯莉

Martha Hall Kelly

土生土长的新英格兰人。《失去名字的女孩》是她的第一本小说，根据“二战”历史中真实的人物经历改编。

拉文斯布吕克是纳粹唯一的女子集中营，此前却鲜为人知，这是第一次有文学作品将其作为主题。

玛莎初次了解到书中主角卡洛琳的故事，是在《维多利亚》杂志发表于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从此对她念念不忘。几年之后，玛莎参观了卡洛琳种满丁香花的故居“海屋”，越加对其经历着迷。她发现，卡洛琳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却已被世界遗忘。

接下来，她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开展有关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调研工作，足迹遍布康涅狄格州、华盛顿，以及波兰、德国和法国等地区和国家，查阅了海量的档案资料，也采访了事件的亲历者。

2009年，她正式开始写作《失去名字的女孩》一书，将74位波兰女性的照片贴在办公室中，感受她们的情感和命运。全书从开始构思到最终完成耗时十年之久。2016年甫一出版，就登上《纽约时报》《出版人周刊》《洛杉矶时报》等主流媒体畅销榜，并在美国亚马逊和Goodreads获得4星半的高口碑。卡洛琳和她的波兰女孩的故事打动了来自全球28个国家的千千万万普通读者，为她们的遭遇和人性之光而感动落泪。



献给我的丈夫——迈克尔，

感谢他鼓励我完成此书。

第一部

全行自做自修部第一集

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出版

卡洛琳

1939年9月

假若我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会遇见那个男人——那个让我像摔在地上的瓷器般粉身碎骨的男人——那天，我会选择任由自己睡过去的。

然而，我特地去叫醒了我们的花商西特维尔先生，请他帮忙准备一束插在纽扣上的鲜花。因为今晚我初次参与准备的领事馆筹款宴会即将举行，所以此时我也顾不上拘礼了。

我走进第五大道芸芸众生汇成的急流当中，戴着灰呢帽子的男人们从我身边挤过。他们手中的晨报上记载着未来十年中最后的一批正面新闻。那一天，东方没有蓄势待发的风暴，即将发生的一切没有任何预兆。唯一来自欧洲方向的不祥之兆是从东河飘散过来的一潭死水的气息。

当我走到第五大道和第四十九街拐角处时，我看到罗杰正在不远处的办公楼上向外张望。我已经晚了二十分钟，而他开除过好些迟到的人。但我心想，在这一年一度的让纽约精英们打开钱包、假装自己心系法兰西人民的日子里，总不能拿一束小家子气的胸花去应付吧！

我拐过一个弯，墙角奠基石上用法文雕刻着金色的“法国大楼”字样。此刻，清晨的阳光正在上面舞动着。

这幢大楼紧邻大英帝国大厦，面朝第五大道和小约翰·洛克菲勒刚开始兴建的洛克菲勒中心。此处不仅仅是法国领事馆的所在地，还有各国领事馆设立的办公室——以便他们在此互商互议复杂的国际外交事务。

“请往里走，面朝前。”开电梯的卡迪提醒道。

在大楼内负责开电梯的工作人员都是从前洛克菲勒先生亲自挑选出来的，礼仪与外貌两项标准必须过关。因此，尽管卡迪已两鬓斑白，体态也逐渐趋向衰老，但他依然十分注重自己的仪表。

卡迪一面盯着电梯门上发光的数字一面对我说：“菲芮戴小姐，今天你该有得忙了，皮雅说又有两艘船到港了。”

“真令人期待。”我说道。

卡迪从蓝色制服的袖子上轻轻拂掉了点儿什么：“还有一艘迟来的船今晚也该到了吧。”

尽管这号称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电梯”，但此时短短的路程却也像耗费了一万年之久。我回答道：“今晚我要参加筹款宴会，大概五点就要走了。”

我热爱自己的工作。我的外婆伍尔西曾在盖茨堡之役^①中看护伤兵，自此以后，在我们家族的女性成员中便有了热心慈善事业的传统。实际上，现在我在法国领事馆负责的家庭援助项目也是一个志愿岗位。我生来便热爱与法国有关的一切——我父亲好像有一半爱尔兰血统，但他爱着法国。另外，我母亲继承的遗产当中还有一所坐落在巴黎的公寓，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去那里度假。所以，法国对我而言犹如第二故乡。

^① 或作“葛底斯堡之役”，1863年7月于宾夕法尼亚盖茨堡及其附近地区进行，是美国内战中最血腥的一场战役，被认为是美国内战的转折点。

电梯终于要停了，即便隔着一道门，我也能听到外面渐近的喧嚣声，这让我感到一阵激动的轻颤。

“三楼，”卡迪通报道，“法国领事馆到了，请注意您的……”

门打开之后，迎面而来的喧闹声盖过了电梯内的细语轻言。接待区域外的走廊几乎让人寸步难行。

由于法国目前局势难定，富裕阶层的人们大多选择搭乘“诺曼底”号和“法兰西”号这两大远洋客轮赴美避难。而这天早上，正好有两艘船抵达纽约港。乘客们上岸后便纷纷拥入领事馆，解决签证以及其他棘手的问题。

我挤进烟雾腾腾的接待区，几位身着巴黎时尚新款的女士正在谈笑着，而她们身边仍缭绕着海水的湿气。这群人全都表现得像是被手托水晶烟灰缸与香槟杯的男仆们伺候惯了似的。另一边，刚从“诺曼底”号下来、身穿丝绒外套的侍者和来自“法兰西”号的、身穿黑色外套的侍从正面对面站着。我穿过人群，朝秘书办公桌走去。就在这时，我的雪纺围巾不慎钩在了某个人的珍珠扣子上，正在我奋力解开它的时候，内线电话响了起来。

肯定是罗杰。

我继续往前挤，与此同时，身后有人拍了拍我，转过头时却是一位海军军校的学生在对我微笑。

“把你的手收好吧，别乱拍了。”我用法语对他说道。

那男孩伸长胳膊，朝我晃动着手上“诺曼底”号客舱的钥匙——不错，起码他不是我常会吸引到的那种超过六十岁的男人。

我终于挪到了秘书办公桌旁边，皮雅正在埋头打字。

“你好啊，皮雅。”

罗杰那位黑眼睛的表弟正交叉着双腿坐在皮雅的办公桌上，他今年刚十八岁，手上夹着一支烟，正在挑拣着一盒巧克力吃——那是皮

雅最喜欢的早餐。而我看到属于我的收件箱里堆满了待办的案子。

“我好吗？今天我可不好。”皮雅头也不抬地回答道。

我们全都身兼数职，皮雅的工作也不仅仅是秘书。比如，她还负责与新的委托人签订文件、帮罗杰录入一些重要的信件，甚至还要破译每日如洪水般涌入的摩斯电码——那可以说是构成了我们办公室的生命线。

“这儿怎么这么热？”我说，“电话响了，皮雅。”

她却从盒子里拿出一块巧克力：“一直在响，随它去吧。”

皮雅总会引来一些花花公子的追求，就好像她会释放某种只有男人才能够侦测到的光线。她似乎具有一种原始吸引力，不过我怀疑这点和她总是穿紧身毛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能帮我拿点儿今天要做的案子吗，皮雅？”

“罗杰说今天我不能离开这张椅子一步，”皮雅用精心修剪过指甲的拇指剥开巧克力，吃掉了里面的草莓夹心，“还有，他让你立刻去见他。但我猜现在坐在沙发上的那个女人昨晚恐怕是在走廊里过夜了。”她又拿出大约五十美元拍在我面前，“还有，那边那两个带着狗的胖子让我传个话，如果你能让他们先办手续的话，就再付给你五十美元。”她朝着我办公室门边一对体态丰满的夫妇扬了扬下巴，他们各自牵着一只灰色的达克斯猎犬。

和皮雅一样，我的工作范围也很广，主要包括对纽约市里有需要的法国公民进行援助——大多是一些暂时周转不开的家庭，还有管理“法国家庭基金”——那是一个向海外孤儿寄送物资的慈善项目。我在百老汇工作了近二十年，最近刚退休。相较而言，现在这份工作可要轻松多了。最起码，我不再用带那么多的行李。

这时，我的上司罗杰·富缙尔从办公室走了出来：“我正在找你呢，夏洛琳。博内取消了今晚的演讲。”

“你不是说真的吧，罗杰？”听到这个消息，我感觉如同迎面挨了一记重拳。要知道，早在几个月前我就保证过那位法国外交部部长会作为晚会嘉宾到场演讲。

“总之，现在很难再找一位法国外交部部长来出席了。”他一边转身走进办公室，一边回头对我说。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在桌上的文件夹里匆匆搜寻着：也不知道母亲那位僧侣朋友——阿姜查^①今晚会不会有空呢？

“卡洛琳——”罗杰喊道。我连忙抱起文件夹跑进他的办公室，避开了那对牵着达克斯猎犬、尽量呈现出悲惨状的夫妇。

“你今天为什么来得这么晚？”罗杰问道，“皮雅两小时之前就到了。”

罗杰·富缙尔的总领事办公室俯瞰着楼下的洛克菲勒广场与“漫步”咖啡馆。由于现在是夏季，楼下那个著名的滑冰场暂时歇业，原本作为滑道的空地摆满了咖啡桌，身着制服与及踝围裙的侍者们在其间往来穿梭。更远处，保罗·曼希普创作的巨大金色普罗米修斯雕塑正手持盗来的火种降临人间。而在雕像后方，宝石般湛蓝的天幕下矗立着美国无线电公司的七十层高楼。

此刻，罗杰本人恰与大楼前那仪表堂堂的雕像有着相似之处——同样紧蹙的眉头、胡须与带着愤怒的眼神。

“我是为了去拿给博内准备的胸花……”

“噢，那就值得半个法兰西的人在这里等你了？”罗杰拿起甜面包圈咬了一口，糖粉撒落在他的胡须上——尽管他的举止有些粗枝大叶，但从来不乏对异性的吸引力。

他桌上堆满了文件夹、担保文件和法国失踪人口的档案。根据

① 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南传佛教大师，泰国公认的阿拉汉成就者。

领事馆手册上的定义，他的工作内容是“协助身处纽约的法国公民处理盗窃、重大疾病、拘役以及出生领养证明、证件遗失或被盗等各项事宜；安排到访法国官员及外交官员；协同处理政治困难与自然灾害”——要是我们把希特勒也视作一种“自然灾害”的话。总之，欧洲现在的情况给我们需要处理的每项内容都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工作量。

“我还有工作要跟进呢，罗杰——”

他把一个文件夹扔到我面前：“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没有演讲嘉宾。我昨晚还熬夜重写了博内原本的讲稿，我们必须回避罗斯福让法国人来买美国飞机之类的敏感问题。”

“可法国人有权购买他们需要的任何一架飞机啊。”

“我们是去募捐的，卡洛琳，现在可不是惹恼那些孤立主义者的时候——尤其是那些富人。”

“那又如何，反正他们也不会支援法国。”

“总之不能再有更多的负面报道了。美法的关系是否太过密切？那是否会推进德国与苏联的关系？要是宴会上有记者不停地问这些问题，我们根本没法继续下去。还有，也不能提洛克菲勒家族的人……也别期望大卫·洛克菲勒会再致电。想想吧，博内取消演讲之后，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简直是一团糟。”

“或许整个计划都要泡汤了。”罗杰用修长的手指捋了捋涂满发蜡的头发，发丝分出几道沟壑。

“你是说要退还那四万美元善款？那法国家庭基金要怎么办？我早就做好运营计划了。还有，我已经订购了十磅华尔道夫沙拉……”

“那玩意儿也能叫沙拉吗？”罗杰翻阅着大多数已被划去、几乎难以辨认的联系人卡片，“太可怜了……那只是些剁碎的苹果和芹菜，还有发潮的核桃仁……”

我翻找着文件夹，希望能找到一位新嘉宾。可惜，母亲和我都认识的那位女演员茱莉亚·马洛现在正在欧洲旅行。“请皮特·帕提欧如何？我母亲家的人认识他。”

“那个建筑师？”

“他参与了世界博览会，那个七尺高的机器人就是他们做的。”

“没意思。”罗杰边说边用一把银质拆信刀拍打着手心。

我翻到了“L”字母开头的那页：“那利修德上尉怎么样？”

“诺曼底的那位？你是认真的吗？他说话无聊极了。”

“罗杰，你不能总对我们仅剩的人选挑三拣四的。那保罗·若蒂尔如何？贝蒂说最近大家都在讨论他。”

罗杰噘起嘴——这通常是个好迹象：“那个演员？我看过他的戏，挺不错的。起码他个子高，气质迷人，当然，反应也够敏捷。”

“没错，起码我们知道他能背好剧本。”

“不过，他这个人有点儿爱拈花惹草，而且已经结婚了。所以你可别去招惹他。”

“罗杰，我可已经把男人看透了。”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三十七岁这年，我重新回到了单身状态。

“也不知道若蒂尔愿不愿意过来，你尽力而为吧。但是无论请到谁，都必须确保他们按照讲稿来，不准提罗斯福……”

“也不提洛克菲勒家族。”我接道。

我权衡了无数选择，最终还是敲定请保罗·若蒂尔作为今晚的演讲嘉宾。他正在纽约伯德赫斯特剧院排演音乐剧《巴黎盛会》，卡门·米兰达^①正是凭这部剧初次在百老汇亮相便艳惊四座。

我打电话给威廉·莫里斯经纪公司，对方告诉我们他们需要确认一

① 巴西歌后，1939年起在百老汇登台，20世纪40年代在好莱坞出演十几部歌舞片。

下时间安排后再给答复。十分钟后，若蒂尔的经纪人告诉我，今晚剧院没有演出，因此他们没有准备晚礼服，但若蒂尔先生说 he 十分荣幸能够受邀在晚宴上致辞，并请我到华尔道夫酒店一同商讨细节。

我住的公寓位于东十五大街，距华尔道夫酒店很近，于是赶紧跑回去换了一件母亲的黑色香奈儿礼服裙，然后前往酒店。

我在酒店里的羿庭酒吧内见到了若蒂尔，当时他正坐在一张咖啡桌旁。两座黄铜钟敲响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式悦耳的半点报时。参加宴会的客人们身着礼服，向着楼上的大舞厅鱼贯而入。

“您就是若蒂尔先生吧？”我问道。

罗杰对他外表的评价果真没错。初次见到保罗·若蒂尔的人首先会被他英俊的相貌所吸引，其次则会注意到他那夺目的笑容。

“您肯在最后关头帮我们这个忙，我真是太感激了，先生。”

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身形看起来更像是查尔斯河上的划船运动员，而非一名百老汇演员。他似乎想要亲吻我的面颊，不过我提前把手伸了过去，于是他只能握了握我的手。

能遇到一位与我身高相仿的男士感觉很不错。我心想。

“这是我的荣幸。”他回答道。

他的服装确实有点儿问题：绿色长裤配紫红色的绒面外套，脚穿一双棕色麂皮鞋，最糟糕的是内衬——一件黑衬衫。我想大概只有教士、法西斯成员和黑帮会穿黑色的衬衫吧。

“您还想换换造型吗？”我忍住，没有动手去整理他那长得可以用皮筋扎起来的长发，“或许该刮刮胡子？”根据他的经纪人透露，若蒂尔下榻的正是这个酒店，因此取来他的刮胡刀也并非难事。

“我这么穿就行。”他耸耸肩道。典型的演员做派，我怎么没早点儿想到？

入场的宾客越来越多。女士们身着华服美饰；男士们西装革履，

清一色穿着黑漆皮牛津鞋或小牛皮礼服鞋。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慈善晚会，”我说道，“领事馆的筹款宴会必须穿正装。”能不能把我父亲的旧晚礼服借给他穿上？我想内接缝倒是差不多合适，可是肩膀一定太紧了。

“菲芮戴小姐，我想问，你是不是总是像这样，呃，这样精神饱满呢？”

“大概吧，毕竟在纽约，太有个性反而不受人欢迎。”说着，我把稿纸交给他，“我想您一定等不及看今晚的演讲词了。”

他却把稿纸递了回来：“不，谢谢，我不需要演讲稿。”

我又把讲稿推回去：“这可是总领事亲自拟的。”

“你能再说一遍为什么请我来做嘉宾吗？”

“这次晚会为今年新增的法国难民和由我主管的法国家庭基金筹措款项——那些鉴于种种原因失去双亲的法国孤儿需要我们的帮助。现在境外的不确定因素太多，而我们的基金能够提供较为可靠的援助物资。还有，今晚洛克菲勒家族的人也会到场。”

他翻看着讲稿：“噢？那他们随便填张支票便可解决全部问题了。”

“他们确实是我们的重要捐赠者之一，但请你千万不要提起他们，也不要提起罗斯福总统，也不要提起美国卖飞机给法国的事。当然，今晚到场的一部分客人很关心法兰西人民，但是此刻他们更愿意置身事外。罗杰也想避免更多的争议。”

“避重就轻的讲话听起来永远不会可靠，而且听众也会察觉到这一点的。”

“总之，您能就按我们的稿子来讲吗，先生？”

“噢，不要担心，菲芮戴小姐，过度忧虑可是会导致心力衰竭的。”

我拿出了那枚铃兰花束：“戴上吧，这是特意为演讲嘉宾准备的胸花。”

“铃兰？”若蒂尔惊叹道，“这个季节你从哪儿找来的？”

“纽约无所不有。这是我们的花匠专门培育的。”

我用手掌抚平他的衣领，将那花束上的别针刺入法兰绒当中，同时我嗅到一阵宜人的芬芳，是花的香味还是他身上散发的气息呢？为什么美国男人身上就没有这种味道？混合着晚香玉、木麝香，还有……

“你知道铃兰其实是有毒的，对吧？”若蒂尔问。

“对，所以你可别吃了它——除非演讲已经结束了，或者大家对你的讲话太不满意。”

他放声大笑起来，使我不得不后退了几步。如此发自内心的笑在如今讲究礼仪客套的社会已是罕见——特别是在我的社交圈子当中。

我陪着若蒂尔先生走到后台。演讲的舞台很宽敞，足有我当初在百老汇表演场地的两倍之大。从台上向大厅望去，满厅的餐桌燃着烛火，宛若黑暗中行驶的华舟。底下的烛光虽然朦胧，头顶酒店的水晶吊灯却是灯光璀璨。

“这舞台可真大，”我说道，“您有把握能掌控好气氛吗？”

若蒂尔回答道：“可别忘了我是专业人士，菲芮戴小姐。”

我怕继续说下去会影响他酝酿情绪，便留他独自在后台熟悉讲稿。与此同时，我努力试着不去对他的衣着抱有偏见。

我匆匆来到大厅，想看看皮雅有没有按照我制定的座位表安排好宾客，要知道这表格比纳粹空战计划还要缜密琐碎。我发现她只是随意地在洛克菲勒家族的六张餐桌上放了几张卡片，便重新做了一番安排，同时把我自己的座位换到了首席列与厨房之间，以便更加靠近演讲的舞台。在宽阔舞池外的三层楼上全都摆上了晚宴桌，将有七百多位宾客到场，若有差池，今天将会有很多人度过一个不怎么愉快的夜晚。

宾客们准时入席，落座后汇成一片晚礼服与钻石的海洋，数量之

众足以扫空巴黎圣·奥诺雷街上高级商店的库存，而光是其中的腰带便能使波道夫·古德曼商场达成第三季度的销售目标。

耳后夹着铅笔的记者们在我周围一字排开，服务生领班站在我身侧，等待着接收晚宴开始的指令。艾尔莎·马克斯维尔到了——这位女士对于筹办宴会极有一套，同时，她最喜欢传播闲话以及夸张地自吹自擂。今晚过后，她是否会在自己的专栏上写几句尖酸刻薄的评语呢？

当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到场时，厅内已快坐满——罗杰素来倾慕于这位女士的优雅——今晚，她颈上的四层卡地亚钻石项链熠熠生辉。当范德比尔特女士即将落座时，我指示侍者上前为她服务，将她那件全白狐皮的外衣接过来挂在椅背上。

灯光暗下来，罗杰踱到灯光下，掌声响起。即便是在我亲自登台的岁月中，我也从未如此紧张过。

“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要代外交部部长博内向各位真诚地致以歉意。因为他今晚暂时无法作为演讲嘉宾到场。”

人群骚动起来，仿佛还不确定该怎样表达失望。有人在要求退回捐款吗？有人说要向华盛顿特区致电？

罗杰举起一只手，示意安静：“但是，今晚我们有幸请到了另一位法国公民，他并非政界人士，而是来自百老汇的璀璨之星。”

宾客们窃窃私语起来。大概觉得这算不上是什么惊喜，但也差强人意。

“让我们热烈欢迎——保罗·若蒂尔先生。”

保罗·若蒂尔走过罗杰身旁，径自来到舞台中央。他在干什么呢？聚光灯过了好一会儿才再次成功定位到他身上。罗杰走下台回到首席座，在范德比尔特女士身边坐下，而我则站在附近的次席当中。

“我很荣幸今晚能够来到这里。”当聚光灯终于成功打在若蒂尔身上时，他开始了讲话，“同时我也对博内先生未能成行而深感遗憾。”